

滇文丛录

卷九十三
至九十六

滇文叢錄卷九十三

雲南叢書集部之八十八

登泰山記

程含章

嘉慶甲戌六月既望余歸自京師至於泰山思得一二同志共往登之時當日又暑氣鬱蒸謙之辭人竟無偕行者僕大泥瘵亦莫之能從也俄而泰山雲起雷雨交作僉曰不可行也請俟之翌日余曰翌日不晴又將如何駢駢征夫豈能久待余志決矣今日晴亦往雨亦往也早亦往暮亦往也有伴亦往無伴亦往也乃肩輿張雨蓋而出默禱於神願賜晴明俾得登峯造極瞻觀山容不致中道而返也行數里雲開雨霽山清如洗乃收雨具且乘且走道旁槐柏交映宮觀參錯未暇詳也其再得而紀者自紅門始紅門為第一天門泰山行宮在焉故其殿宇獨完其他頽敗者十居八九矣由紅門北上數里為萬仙樓又北上數里為斗母宮自茲以往路隨溪轉溪隨山轉石磴鱗次漸險漸難心之所甘不為勞也東過通仙橋北上數里有龕然傑出於林木之外者壺天閣也由迴馬嶺北上而東又折而西為第二天門有屹然聳峙於石壁之上者二虎廟也山至此峭崿崿崿回視平原屋宇貌若鳥驚矣忽見南大門隱現雲際巉巖壁立不知其幾千萬仞也與人曰路險且晚可以歸

矣余曰不造其饋毋寧不食振衣而前與人喃喃以隨於後西上數里過御帳泉
泉水清冽聲類琴筑溪旁奇石森列譬之人有若坐者卧者立者蹲者拜者伏
者拱者倚者提者抱者負者戴者偃僂而趨者蹙者蹙者跛者跂者冠而帶
者裸而赤者祁祁而皆夥夥而黑者仰而視俯而思喜而笑怒而鬬者譬之物有若
杵者臼者几者案者鐘者鼓者旗者其在動物有若龍者蛇者龜者龜者鼈
者虎者豹者兕者象者熊者狐者牛而卧者羊而羣者馬而馳者豕而乳者犬而
鳴者千態萬狀無一不具是生雲氣不崇朝而雨天下者非頑鈍無用者比也此上
為飛來石為五大夫松為水簾洞蒼松萬樹枝幹皆作虬龍狀不知是何朝代物
翠羽玲禽鳴飛上下奇花異草紛不可名沿途石刻繁多余獨愛仙閣靈府四字
尤的當不易云又北上數里為壽星坊丈人峯在其後至此路若懸梯石磴千
級仄僅容趾兩旁夾以鐵柱鎖以連環余乃攀環而上直達南天門此身已飄飄
乎立雲霄上矣地勢稍平宮殿整潔其神關帝瑞冕凝旒皇哉肅矣又東上
一里為碧霞祠瓦皆銅鐵不知達自何時珠幡玉蓋金碧煥煌蓋神能炫異
化東皇發育萬物庇蔭羣生故歷代崇奉之以為一方神氏之主祠前有銅

碑二乃前明萬曆天啟時所立左右碑亭各一石明如鏡高宗純皇帝藻翰存焉
大哉文裁雲漢字割天章古未曾有也由東神門北上為東嶽宮天然石屏
屹立宮後唐人刻碑其上字大如碗為山中第一傑作又北上為玉皇宮秦碑
猶在乃李斯所篆頌始皇帝功德者字皆剝落意者文為山靈蓋故天風削
而去之耶其東為日觀亭即李太白所詠海色動遠山天雞已先鳴處遠眺
滄溟但見浮雲闇淡而已世傳孔子於此望闔門見白馬余終疑為後人附會
之辭而泰山之高於斯為極環視齊魯諸山真嵒嶭耳夕陽欲盡山阿寂寥
俯瞰來路惕然生恐與人強余登輿步捷如猿余迴顧不敢下視但見此身
冉冉從雲實中下也未及二天門路已暗黑山無虎豹蟲蛇心無所怖已
而東方月出光明如晝緩步而歸比到館漏盡二鼓矣止驚焉且喜命酒
自酌因思天下一好境亦少其阻於畏難之心者何限奪於旁撓之見者何
限日暮途窮自傷孤特敗於巽懦之氣者又何限惟毅然不回斯終無不
可到之境修身行政何在不然是以君子貴篤志而發奮自強也繼自
今余得再至於是則當從容詳審以觀其備即不再至而泰山端嚴之體

神妙之用已歆歆在吾心目中矣臨眺云乎哉援筆以記

謁南嶽記

程含章

南嶽望秩之禮肇於虞書歷代典文缺畧不盡可考也昔者韓子南來嘗謁嶽廟而山雲為閉矣今讀其詩猶覺神靈赫奕照耀簡端焉章求南人仕宦粵東本屬南嶽所部夙夜欽崇思得一見山容蓋已數十年於茲矣嘉慶戊寅冬章朝京師歸取道楚南特往謁焉遂乃過洞庭溯瀟湘北風雨雪雲霧晦冥至瀏陽以上雪勢愈壯舟人曰使君來非其時今者雪積雲深衡山不可得而見也章心轉愁默禱於神願賜一日晴明不敢多有請也至衡山縣舍舟登陸居民曰嶽雲不開已數十日今非見嶽時也余不能已召肩輿以往復潛心默禱行不二十里而萬丈雄峯已皚然湧出烟雲外矣章曰盛哉此非昌黎詩所云盡掃眾峰仰見突兀者哉何嶽神之靈一至於此也且驚且喜登高望之七十二峰綿亘數百里間不盡得而見也惟祝融大柱紫蓋石廩芙蓉五峰其勢尤尊如幃如屏環列嶽廟後蓋五峯者羣峯之領袖而祝融又四峯之冠冕也觀

既融而羣峯統之矣爰趨嶽宮登臺拜謁徽神宸冕九章上公服也毀於七十有二
象峯數也前為祝詞亭豐碑如林大半皆我朝所立蓋徽神主鎮南維自秦漢初曰
國家有喜慶事必遣官致祭故刻其文於石也又前為御書樓祖宗今上之題也再
前為御碑亭聖祖仁皇帝所撰修廟記也後有寢宮再後有望山亭廊廡墻堦有嚴
有翼真靈宮哉天恩大霽雲開日出仰視山間積雪皆放萬丈光芒倒射入宮屋瓦
皆碧人在瓊樓玉宇中目眩心迷不知其所以然也方與廟內道士驚嘆靈異不置
俄而大風驟起吹落五峯積雪花大如掌迴風薄之聚而為毬旋轉飄颻乍離乍合
一望如萬鶴歸來翱翔旋舞於蒼松翠柏間欲去不去欲集不集也異哉神境非復
人間土宇矣道士導余小憩西軒案頭有南嶽志數卷急取讀之暇編王字風穴
雷池前賢闡發殆盡但無有及於衡山積雪者惟太白詩有迴颼吹雪花落洞庭
之句與今日所見同太白詩曰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
人星迴颼吹散五峯雪往往懸花落洞庭然太白亦懸擬之詞耳
固未嘗親至其地而目見之也夕陽欲下與人促余過歸越明日雨雪如故遙望祝
融諸峯又杳杳冥冥復入烟雲內矣因思昌黎大儒其能開衡山之雲理固宜然章
則焉能為役而所見若此非所謂適逢其會耶既又思之昌黎之所見惟雲與山而

章則更見積雪之映日迴風變態尤奇也昌黎之廟惟見唐以前之文章而章則更生千年後名人之著作尤多也且昌黎生不逢辰貶謫轉徙情見於詩而章則躬逢聖主時際隆平親覩聖藻之輝煌典禮之明備非前古帝王之所有也昌黎之所不及見者章皆得而見之使昌黎得見章之所見其驚心動魄傾倒掄揚當更何如哉士固有德業不遠古人而遭逢遇之者不必以為疑也圖書以記之以明國家祀典之盛比隆唐虞而南嶽之靈萬古不息云

重修唐丞相劉公祠墓碑記

公諱

程含章

古者卿先生生有功德於民殺則祭於社蓋祀死者於前所以勵生者於後也熙平鄉賢指不勝屈而以唐丞相劉公字幾之為傑然稱首公行已完潔賄賂不入門家無餘積初相懿宗甫期年以諫大醫韓宗紹獄罷政小人擠之幾頻於死繼相僖宗長安市民產百戲以迎公改期由他道入三月而卒位雖不久然其清操令節炳耀史冊卓乎為晚唐賢相矣章少時讀公傳慨然想見其為人今年春攝篆於本縣知縣為運州人也甫下車謁公祠則破瓦頽垣雨漏泔泔直下神牌逸漫而不可識甚訝生處蓬茅塞路夜剔乞人奸究棲宿於此祠

左有墓前神荒涼墳隱蒿萊中牛羊路斜穿其側輒感慨唏噓而不自禁於是籌畫之暇籌措經費重修桐墓命紳士楊之瑩李之綵董其事始事於九月十六日辛卯再周月而訖工凡用銀若干兩費若干而工堅楊李二生之勤也繼又思之有桐無人其不破瓦頽垣而漏泚者下而蒼鮮也其見於墓者安知其不荆棘荒涼墳隱蒿萊中牛羊路斜穿其側也事不規其可久而徒為目前苟且之計可乎哉爰博訪紳耆得福壽廢庵田租若干石專設廟廡守之十二月乙卯祀以特羊既落成都人士請記於余余曰然夫士有曠世相感者余亦不自解其何心公生於晚唐距今已九百餘年而然令人慕敬崇奉而不容已謂非其清風介節感發人心歟諸生生長是邦日見公之祠過公之墓其所以尚氣節而勵廉隅者當更何如也僉曰唯唯遂歸而為之記并志其田於碑陰

遷建李忠定公祠堂記

程含章

自古大忠大知不可磨滅之人其經濟文章恆足以動百世下之人心相以欽承於無替而其廟貌祠宇亦必得山川明秀之地始足以昭誠敬而安神靈蓋地以人重

人以地宜理固然也若宋丞相李忠定公非大忠大知不可磨滅之人歟公當國事
敗壞決裂萬難措置更時而能隻手擎天捍大敵而保京城功亦偉矣乃敵退而
公之貶謫隨之遂致禍流君國迨高宗繼起首被召用乃作相僅七十餘日旋竄南
南厥後兩次召為宣撫不久即罷在他人一再不用則亦已矣而公惻惻君國一顰
不忘所上奏議多至八十卷論記書牘又數十卷單詞片語皆血誠所結才大而
心細知周而語詳洞陰矚陽正大明白自古所傳經濟文章未有若公之宏且富
者也善夫朱子有言使公早用於宣和之世則都城不圍使公久用於靖康之時
則都城不破徽欽不虜使公終用於建炎紹興之間則中原可復徽欽可還惜乎
閑主姦臣之忌而不用也章行年四十始讀公傳輒歔歔流泣慨然想見其為人
道光戊子承乏闕藩始得讀公文集愈嘆公之大才為不可及雖為之執鞭所欣
慕焉公本邵武人生長無錫老於侯官爰詢公祠在越王山下恭往拜謁則路徑
偏僻遊人罕到至則門牆傾頽小屋三間在草樹叢茸中神像黦黑而不可
識心竊傷之亟圖修治會言此地當山凹之中風雨冲射難以永久亟謀之林少
樸孟伯得而溯上荷亭舊基端正寬平湖山秀傑之氣回向環擁甚盛概也復

商之兩院暨同寅紳士皆以爲宜眾情踴躍不旬日而工資已備迺斷迺斧
運築西臺瓦新葺正祠六間前門後廳廡房各三間周以垣牆荷池花木點
綴清秀洵足以將敬畏而妥公神矣經始於己丑十月己卯竣事於庚寅正月
庚戌共用銀二十四百餘兩費省而工堅則少擄方伯之勤也爰諏吉迎神入
座藻采一新潔治牲牢酒醴官紳士民暨公之裔孫瞻拜堂下飲酬其中都人
士屬章爲記章嘗言浙江西湖爲東南名勝之地而其增重湖山則有岳忠
武王于忠肅公二祠茲湖僻在海隅千數百年來尚覺闕淡無色今得公祠鎮
臨其上如花吐萼如冰成渠覺城郭山川皆灼灼有光華之氣詎非閩海一大
快事哉夫公之忠誠昭日月聲名震古今讀其書者猶將興之況生斯土宜此
邦者得登公之堂瞻公之像其感動奮發當更何如哉用誌遷建始末附錄
捐銀姓名并工役經費於後俾後之君子得考證焉

重修道南書院碑記

程含章

五嶺皆神州輿區而梅嶺尤稱冠冕巾山墨水皆出其南扶輿旁礴之氣
蜿蜒而鬱積知必有偉人特出乎其間若唐之張文獻公明之譚莊懿公卓

乎為嶺南賢詰矣外此彪炳志乘者不可勝書人才係於山川不信然哉國家
菁莪棧樸雅化作人海內郡縣莫不有學即莫不有書院以為講習之所州
治道南書院原合天峯凌江兩義學為之制度規模宏敞詳備惜乎經理乏
人舊存田租八百餘石侵隱過半士生其間者既鮮脩火又不能遠赴粵秀
端溪與明師益友相講習因陋就簡以訛傳訛科名歇絕者於今數十餘年
僉曰是地靈衰竭之所致也嘉慶壬申余權知此事竊嘆人才寒落術業多
荒闕詣書院則蓬萊塞路鼠雀喧庭破瓦頽垣不可坐立嗚呼誰之責哉
今夫山川風氣不能有成而無衰而其間轉移變化之權則固操之自人昔
者文翁治蜀昌黎治潮子厚治柳雖裔野樸陋之邦皆可變為人文淵藪況
乎巾山毓秀墨水孕靈本屬賢豪崛起之地而顧令扶輿旁礴之氣寢微寢
息以至於斯也嗚呼伊誰之責哉於是新其堂室峻其牆垣增其膏火嚴其
功課親為生童講解文字并取諸生揣摩熟讀藍本一舉而焚之告以孝
弟忠信之理修身立品之道多讀經書以厚其基旁參諸子以壯其氣博
稽史鑑以廣其識其於制藝取法國初諸生童始嚴嚴乎向學矣乙亥秋余奉

命復敘是邦愈篤前志既以重新

立名入六故里碑於五里山

優給料貲

捐貲四百十萬

特舉賓興之典丙子秋蘭坪生學瓊以選拔登賢書都人士咸喜曰是風

氣轉移之明效也而向學者益力文藝蒸蒸日上焉又慮田租隱沒伊於胡底

於是因清丈之便舉易於民凡得價銀叁千六百餘兩又慮修火淡薄無以垂

久乃倡捐廉銀壹千兩學使傅公方伯趙公聞知欣然色喜厚捐廉錢命兩

學紳士共襄其事統計租價捐貲共得番銀萬兩發鹽當商存本生息為師

生修火之用又慮官司出納易滋侵沒於是立定章程通稟院司發交殷實

紳士管理歲上其出入之數於官繼自今肄業其中者不患枵腹窮經矣後之

君子繼而修之擴而大之人才之興方未艾乎且夫山川之契如故也墨水之澄清

依然也藝文獻公之書堂祠墓事業文章於今為烈也譚莊懿公之嘉言懿行

闕闕門楣昭然在目也士生其間者應愛碑之氣勤夙夜之修寧惟是記誦詞

章與勇秀端溪諸文人競奇門巧博取一科一第為宗族交遊光寵哉必將心二

公之心學二公之學處為剛方正直之士出為經綸幹濟之才方不負國家

作人雅意而吾道之南興天峯梅嶺並傳不朽矣用乃書其端末並刻捐銀

姓名與文存歟目於碑陰

增廣惠州豐湖書院碑記

程含章

天下之治在賢才人文之興由教化書院者育才之地即致治之本源也顧其效恒在乎若有若無之間且或見於數年十數年之後而當其事者若徒勞焉於是視為迂緩不急之務置而不講則治道失而人才由是大病循州舊有惠陽書院在永福寺旁前守伊墨卿允紳士請遷建西湖上易今名堂堂書舍亦云備矣然自墨卿去後在院肄業者每歲不過數人其政何哉無可大可久之模以持之而所以養士之具為已薄也

舊作膏火二十四分每月支米三斗又不時給故人不願就學

嘉慶己卯春章奉天子

命來守是邦甫下車進所屬俊髦士延師教之為之正其趨向發其志氣增其書舍厚其膏火嚴其考課親為生童講解文字於是從者雲集人競向學矣乃捐廉銀四百兩為倡上下響應共捐銀一萬五千兩發歸博兩縣當商生息增置膏火一百三十分立定吏額章程明勒石碑通稟上司并行各州縣官及儒學備案又慮官為經理輟轉交替難以持久仿照余前在南雄事例發交近府之歸博兩縣紳士輪流經營歲上具出入之數於官各屬紳士每至考期仍

今會核稽察以垂永久經年而後竣事者人士請余為文以記余聞古君子之作事也莫不有其量十世其量百世之思不屑屑焉為苟且目前之計當其始事之初人咸慮其為之難成成而難久而君子毅然為之而不疑者其所見為甚大而規模為甚是也是故功不必歸諸己不妨其成於人效不必見於今或且有待於後君子豈有私意於其間哉蓋平吾職之所當為勉乎吾力之所能為而已矣郡守之職在於教育人才以供朝庭之用所謂教者非徒使之能文章取科第而已必將教之為孝子悌弟為教之為義士仁人為教之為循吏名臣焉故教成一人而天下收一人之用教成十人而天下收十人之用推之教成百人千人而天下收百人千人之用所謂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有此也今余興諸實僚紳士共成茲舉亦已難矣後之君子踵而行之裨補吾缺不壞吾法則郡屬人才之興豈尚可以數計哉然就今有欲壞吾法之官而十屬紳士力而持之堅以守之毋以利誘而動毋以威惕而懾則吾法亦終不可壞可傳之百十萬年而未有艾矣用書此意以告來者若夫教之道學之之方則余別有示文在茲故不贅

古無有不以賢才治天下者郡守無舉賢之權而有教士之責教士之具學校是已
廣州城內學有越華兩大書院通省賢才之數也其專屬之郡者復有小書院三義
學二歲由郡守延塾師五人太史修金五十無生徒膏火數十年來雖歲必延師而
從學者聞如嘉慶庚辰余蒞郡倡修兩大書院事竣復以郡屬各學擇其稍完善者
得半石橋城二所乃併其三而入之撤底重修增蓋齋舍仍合二為一易名羊城請
於院司得克公田七頃變價連官紳捐題等款共得銀三萬兩發南番兩縣富商生
息得息銀三千兩設立生童內外課膏火一百七十分立定條規延請明師實心
教讀余公暇即到院中教諸生以修身立品實濟時用之學升降有等勸懲有序燕
幾收實效焉今夫近世吏治之弊大都在重刑罰而輕教化僅料緝捕之意盛而人
心風俗之慮衰况首郡案牘填委任斯職者日奔走於應酬之途勞勞於牒訴喧囂
之際方且日不暇給更何心與諸生論文講道為此處分不及之務哉且余非不知
王道無近功人才難驟獲也又非不知興學立教之廢吾心而費吾財也而
每到之地若南雄置膏火五十七分若惠州置膏火百三十分必急急焉以是為先者誠見夫人才
之本教化之源皆出於此若觀者之不可一日無食渴者之不可一日無飲也廣州

文風糾率頗不為然風俗侈靡人情澆薄詐偽習而訟獄繁多皆長吏教化不明使至於此也今吾聚所屬人士教之以有體有用之學俾其達而在上則為名臣為循吏於世不為無補即窮而在下而以熟聞吾孝弟忠信之理歸而教授於鄉則比閭族黨之間必漸少暴戾冥頑之習異日風俗醇美賢才眾多奈國藉是以稍容吾責而前人設學之義亦因以不虛諸生勉乎哉以聖賢為必可學以豪傑為必不可為盛德大業將於是不出用書立學之本意并志膏火銀兩章程於碑陰

重修開封府二程夫子祠堂記

程含章

自孔孟沒歷千四百餘歲而後河南程氏兩夫子乃生當聖道晦盲否塞及覆甕錮之餘兩夫子互相師友獨能以大學為宗殫賞功於格致誠正微實用於修齊治平使天下言道者知聖學之有真言治者知經世之有本六經於是而明人心於是而正治足以上接鄒魯之傳下啟方學之緒其在聖門則顏曾冉閔之流亞也雖春溫秋肅所造不同要之皆聖道之正宗學人之標準也迨隆王之學出門戶始分後世變本加厲莫不以攻伐程朱為得計嗚呼豈不誤哉亦梁南門外國相寺後相傳為兩夫子讀書講道處後人就其地建立祠堂以祀志景行也祠設奉祀生舊有祀田

久為個人隱沒祠堂傾圮歷數十年敗瓦頽垣鞠為茂草神牌坊靈宇跡不可辨識
每春秋二仲祥符令捐資往祭置神牌於荒烟蔓草中鞠躬三拜而退噫陋哉道光
二十年春余藩宣兩河親至其地瞻相遺址俯仰太息輒歔流泣而不能自止爰
籌經費銀千二百兩付祥符令蕭君元吉蕭君捐銀三百六十兩即故址擴而大之
余并捐金三百發典商一分生息以供久遠修祠之費地方官與奉祀生不得侵蝕
二役未興余適奉命巡撫東調任山東越明年蕭君始以落成來告建復祠堂五
楹啟賢堂左右廡大門各三楹屏門二楹井甕庖漏繚垣悉備而請余為記余惟兩
夫子生不逢辰其道雖不顯於當時而振絕學於千載之下讀其書猶將興之況兩
河學士大夫之登斯堂而如聞聲歎者乎知必有得人私淑以上接兩夫子正學之
傳者司書修祠之本意以俟來者

重修大梁書院記

程含章

中州天下之中也而大梁則又居中州之中敬輿磅礴之氣大抵發端於西北收縮
於東南中州則其間張結構之處也枕西華而面嵩宗左太行右荆襄嵩嶽一山縱然
據大河洛關女分氣磅礴其土廣大而寬平其民淳樸而仁壽古來之大聖大賢名